

§ 523 酒店密會

五月初，雅典的天空灰濛濛的。



戰火沒有燒進城內，但飢餓早已先一步攻陷了人心。

夢菲斯酒店招牌依舊，只是換店主。但是曾經的高朋滿座，如今大廳只剩零零落落幾桌客人。

店裡靜得出奇，每個人說話都刻意壓低聲音，彷彿連空氣都害怕驚動即將降臨的命運。

裴夏坐在酒店內，望著窗外。

歲月早已洗去她昔日的青澀，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沉穩與從容。

梅麗莎回到基亞島把酒店交付給她，任務除了是情報的蒐集與分析，還幫修昔底德作歷史著作的觀察。

修昔底德說過：

「歷史真正重要的，不是誰說了什麼，而是誰在什麼時候說了什麼。」

因此，她養成了一個習慣——聽。

她從不多問，只是靜靜地聽。

正午過後，一名陌生男子走進酒店。

那人披著灰色斗篷，頭壓得很低，身上沒有任何軍徽，卻有著軍人的步伐。

他走到櫃臺前。

「我要東側包廂。」

裴夏微微一笑。

「那間今日不對外。」

男子沒有說話，只將一枚刻著斯巴達字母 Lambda 的銀幣放在桌上。

裴夏瞳孔微微一縮。

那不是一般貨幣，而是只有斯巴達高層才會使用的信物。

她立刻收起銀幣。

「請隨我來。」

她親自領著男子進入走廊盡頭那間包廂，是整座酒店最隱密的房間。

窗戶朝向後巷，不易被人察覺。

房內四周鋪著厚厚的掛毯，就算提高聲音，外面也難以聽見。

男子環顧四周，滿意地點點頭。

「今晚，任何人不得靠近。」

「明白。」

裴夏關上房門，神色依舊平靜。

然而，她知道，今晚來的人，絕非尋常商旅。

日落時分。

又有一人披著黑色長袍，自後門進入酒店。

裴夏只看了一眼，便認出了來人。

克里提亞。

雅典最有權勢的寡頭派領袖之一。

他神色冷峻，眼中沒有半點戰敗者的悲傷。

彷彿雅典的命運，與他毫無關係。

「包廂準備好了？」

「是。」

克里提亞點點頭，直接走入包廂。

裴夏沒有跟上。

她只是吩咐侍女準備兩壺最好的希俄斯葡萄酒。

「我親自送去。」

侍女有些驚訝。

「夫人，這種事交給我們就好。」

裴夏淡淡一笑。

「今日不同。」

片刻後，她端著酒盤走進包廂。

兩人已經坐下。

桌上攤開一張雅典地圖。

密使率先開口。

「將軍向您問候。」

克里提亞沒有回答，只是倒了一杯酒。

「雅典快撐不住了。」

密使平靜地說：

「這一點，您比任何人都清楚。」

裴夏一邊倒酒，一邊低著頭，牢牢記住每一句話。

密使繼續說：

「城破之日，不會太遠。」

克里提亞終於開口。

「我知道。」

「將軍希望，雅典不要再出現混亂。」

「混亂？」

克里提亞冷笑。

「真正帶來混亂的，是民主。」

房內沉默片刻。

密使沒有反駁。

「將軍認為，戰後必須建立新的政府。」

克里提亞望向窗外。

遠方夕陽映照著殘破的長牆。

「新的政府，需要新的法律。也需要新的領袖。」

兩人目光交會。

沒有任何一句話提到權力。

卻又句句都是權力。

密使慢慢說道：

「將軍相信，有能力恢復秩序的人，不多。」

克里提亞放下酒杯。

「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密使終於露出微笑。

「若真有那一天，斯巴達願意看見雅典重新站起來。」

「站起來？」

克里提亞冷冷一笑。

「不。」

「我要的是，讓雅典永遠不再犯同樣的錯。」

民主，必須連根拔除。」

裴夏心頭一震。

她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

密使沉聲說：

「有些人，不能留。」

「我明白。」

「有些制度，也不能留。」

「我更明白。」

「將軍還有一句話。」

克里提亞望向他。

「請說。」

「雅典可以保留榮耀，但不能再保留反抗斯巴達的力量。」

克里提亞舉起酒杯。

「這一點，我與將軍看法一致。」

兩隻酒杯，在燭光下輕輕相碰。

沒有盟約，沒有印信，更沒有文字。

但裴夏知道。

就在這一聲清脆的碰杯聲中，一座城邦未來的命運，已經悄悄改變。

她退出包廂，輕輕關上房門。

走廊上，只剩她一人，她靠著木牆，久久沒有移動。

她忽然想起十多年前，那時的阿斯帕西亞也曾在包廂中與修昔底德談論希臘的未來。

當時，每個人都相信雅典將永遠是希臘的光。

沒想到今日，同一間房，同一張桌子。

談的卻是如何結束雅典。

夜深了。

密使悄然離去，克里提亞也消失在黑夜之中。

酒店恢復了平靜。

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裴夏獨自走進書房。

牆上掛著修昔底德的一句話：

「歷史，不偏袒任何人。」

她打開木櫃，取出一卷潔白的羊皮紙，沾了沾墨。

慢慢寫下：

「五月初，夜。

一名來自斯巴達的密使，在夢菲斯酒店密會克里提亞。

他們談論的，不只是雅典的投降。

而是投降之後，誰將統治雅典。

我不知道歷史是否會記住今夜。

但我知道，真正改變一座城的，往往不是戰場上的刀劍，而是密室中的低語。」

寫完最後一個字，她輕輕吹乾墨跡，然後將羊皮紙收入暗格。

窗外，遠方傳來低沉的鐘聲。

裴夏望著沉睡中的雅典，喃喃自語：

「修昔底德……若你在這裡，這一夜，你一定不會錯過。」

燭火微微搖曳。

沒有人知道，在這座看似平靜的酒店裡，歷史已悄然轉過了一頁。

後記：

密使是斯巴達將軍呂山德(Lysander)的部將。

呂山德最大的成就，就是終結了雅典帝國。

1. 408BC 出任斯巴達海軍統帥。
2. 成功與波斯王子小居魯士（Cyrus the Younger）建立密切關係，取得大量金援，使斯巴達第一次建立足以匹敵雅典的海軍。
3. 405 BC 在羊河（Aegospotami）海戰幾乎全殲雅典艦隊。
4. 404 BC 雅典因糧食斷絕，被迫投降。
5. 395 BC，他在哈利阿圖斯戰役（Battle of Haliartus）陣亡。

大規模清算民主派人士的直接執行者，是三十人僭主（Thirty Tyrants），尤其是克里提亞（Critias），而不是呂山德本人。

克里提亞不是普通的權力野心家，他相信民主會導致雅典衰敗。

在他眼中：民主＝群眾暴政。真正有能力治理國家的只有少數「優秀的人」。因此，他認為清除民主派不是犯罪，而是拯救國家。

三十人僭主掌握了法律、軍隊、法庭、警察（由斯巴達駐軍支持）。

沒有任何力量能限制他們。權力一旦失去制衡，就很容易向暴力發展。

克里提亞知道，一旦民主派重新掌權，第一個被審判的人就是自己。

於是形成：害怕敵人 → 先殺敵人 → 製造更多敵人 → 更害怕的惡性循環。

至於為什麼蘇格拉底為甚麼教出一個暴君克里提亞，一個反叛者亞西比德，這是說不清楚的問題。

也許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只是他的哲學的化身。